

聊天

谁是鲁迅的知己

汪金友

在北京鲁迅博物馆,讲解员问一群参观者:“谁是鲁迅的知己”?有人说是许寿裳,有人说是林语堂,有人说是蔡元培,有人说是郁达夫,还有人说是萧红。而讲解员都说不对。最后她告诉大家,真正成为鲁迅知己的,只有一个人,这个人就是瞿秋白。

说瞿秋白是鲁迅的知己,理由有两个。第一是在鲁迅的一生中,给别人写过1300多封信,而称对方为“同志”的,只有1封。而这个被鲁迅称为“同志”的人,就是瞿秋白。第二是鲁迅看了瞿秋白编的《鲁迅杂感选集》及序言后,录写了一个条幅,送给瞿秋白,条幅的内容是: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,斯世,当同怀视之。”意思是说,只要有一个充分理解自己的真朋友就可以了。这说明,在艰难困苦之中,两个人心灵深处的纽带,已经牢固地连在一起,心心相

论理

敬畏廉官

陈思娟

《国史补》记:唐肃宗时,李廌任尚书左丞,在京城是很有名的廉洁之官。他的妹妹嫁给了户部侍郎刘晏。一日,刘晏去李家做客,看见挂的门帘破旧不堪,都快散架了,边悄悄量了尺寸,回家做了一挂粗竹门帘。但当刘晏抱着门帘送给妻兄时,走到门前就心慌得不敢进门了,只好又抱回来。如是送了三次,三次都不敢进门,最终还是拿回自己家了。古人说:“廉生成”。一个清廉的官员,甚至连自己的亲妹夫

说事

多数与少数

王俊良

贞观之初,唐太宗面临“震耀威武,征讨四夷”与“偃武修文,中国既安”两种选择。前者以封建帝王,代表大多数;后者仅魏征一人,占绝对少数。唐太宗纳魏征之谏,遂有“东至于海,南及五岭,皆外户不闭”局面。

魏征之谏,之所以可贵,不在最终证实结果的正确,而在决策之初。朝堂之上,大多数力挺“宜将剩勇追穷寇”,唐太宗亦纠结“不可沽名学霸王”。《资治通鉴》载,魏征谏言,与其说是力谏,毋宁说是响雷。此时说出来,就算你心在朝廷,也显得特别扎心!

尤其是,在魏征已省察到,唐太宗倾向“震耀威武,征讨四夷”,仍不唯上意所变,改变自己;更不因与大多数人意见相左,选择从众。此时,魏征面临说与不说,说了之后对方听与不听多种变数。魏征仍力主“偃武修文”达“四夷自服”之谏,不仅需要大智,更需要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大勇。

凡谏必勇。比干之谏于纣

印,患难相扶。

1931年1月,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后,瞿秋白经中央批准到上海养病,并很快与老友茅盾会了面。他恳切地对茅盾说:“我读过鲁迅的很多文章,很佩服他的人格和才华。只是一直无以谋面,始终引为憾事。”后来,瞿秋白给鲁迅写了封长信,并直接以“敬爱的同志”相称,说:“你译的《毁灭》出版,当然是中国文艺生活里面的极可纪念的事迹。”

鲁迅阅信后,立即给瞿秋白回了信,并将瞿秋白的这封信以《论翻译》为题,发表在1931年12月的《十字街头》上。鲁迅给瞿秋白的回信,首以“敬爱的J·K同志”(瞿秋白来信时的署名)相称。信中说:“看见你那关于翻译的信以后,使我非常高兴。”两颗息息相通的心越贴越近,他们都急切地盼望着会面的时候。

也不敢去送礼。

尹翁归是西汉时的一位干练而又廉洁的官员,在他被征召为东海太守时,赴任前向廷尉于定国辞行。家在东海郡的于定国欲托他照顾两个同乡的孩子,便让这两个孩子在后堂等待引见。于定国与尹翁归谈了一天,也未敢把这两个人引见给尹翁归。尹翁归离开之后,于定国对这两个人说:“他是个贤良的官员,你们没有什么本事,我又不能靠私交求他照顾……”于定国虽为尹

王,勇到剖心以证其忠;伍子胥之谏于夫差,勇到被诬里通外国毙命。甚至,海刚峰抬棺以谏,意在清誉,勇也欺世;孙嘉淦谏“三习一弊”,明贬实褒,勇且盗名。

然而,谏的目的,是让对方纳谏;勇的前提,是谏之智。在这方面,宋代王素谏“色”,不仅见其勇,更见其智。想想看,谁敢跟皇帝叫板,说你找女人不对,还让皇帝心服口服?大多数人会选择只举手,视担这种风险的少数人,为实实在在的傻瓜。

《宋史》载,近臣王德用,给宋仁宗献二美女,王素谏阻。问题来了,朝堂之上,谁都知道这件事。可是,谁都可以装作没看见,没听见。谁都不提出不同意见。很明显,大多数默认了。只王素一人,提出了不同意见。

面对这种情况,宋仁宗找到王素,说“朕真宗皇帝之子,卿王旦之子,有世旧,非他人比也。”意思是,我和你的关系,是父一辈子一辈的关系,跟别人

能变易新声,得幸于武宗。”

一朝天子一朝臣,朝臣宦海生涯在天子那里,是蛮短的,短至一朝。明星演艺生命好像长些,亡国之后,隔江还可以继续唱后庭花。武宗翘了,宣宗登上位子。宣宗开始也搞娱乐兴国,“(罗程)亦被供奉”,罗明星依然驷马高车入青云,仙乐风飘处闻。伶人不用干甚事,镇日里唱唱歌,跳跳舞,舞过高档生活;官员也不干甚事,日专日来夜专夜,歌听听,舞看看,便也是政绩工程,便算是重视文艺。故,春晚夏晚秋晚冬晚,没完没了,侧光逆光顺光顶光,十色五光,直到渔阳鼙鼓动地来,才算是惊破霓裳羽衣曲。

明星罗程被宠爱,遂令天下父母心,不重生男重生明星。父母宠孩出逆子,君王宠臣出奸臣,女人宠男出坏蛋,社会宠星出人渣。这个罗程,本来是艺术家,若不搞一俊遮百丑,伶人罗还算是一俊的。他别事不干,非常卖力地卖其俊,“程既审上晓音律,尤自刻苦,往往令侍婢御歌,必为奇巧声动上,由是得幸。”

果然是没错的,社会宠星出人渣,罗程被宠得太多了,便宠成了垃圾人。那天,罗程三千粉丝拥一身,长安街上酒家闹,看到了一位女娘,青春靓丽,楚楚动人。未成年少女嘛,面容姣好,人又活泼。罗程色眼见色,起意渔色,便把美少女灌了。也不知灌的是酒,还是蒙汗药,把

1932年初夏的一天,瞿秋白在冯雪峰的陪同下,来到鲁迅家拜访。他们的第一次会面,就像久别重逢的朋友那样自然和亲切。两个人畅所欲言,从政治谈到文艺,从理论谈到实际,从希腊谈到莫斯科。甚至日常生活中的琐事,他们也谈得津津有味,妙趣横生。

此后的两年中,鲁迅曾先后三次接纳瞿秋白夫妇到自己的寓所避难。和瞿秋白在一起,鲁迅就像见到自己的亲兄弟一样,有说不完的话。瞿秋白常把自己的构思讲出,征求鲁迅的意见,修改补充后,再执笔创作。两位好友无论观点还是风格都非常接近,有时连鲁迅自己也分不清到底是谁写的文稿了。

1934年新年伊始,瞿秋白奉命踏上赴江西瑞金艰险征程。临行前,他向鲁迅辞行。这天晚上,他们彻夜长谈,一直到第二天晚上,瞿秋白才回到家。他满面笑

容地告诉夫人杨之华:“要见的都见到了,要说的话也说了。大先生和许广平身体都好,小海婴也很可爱。”

后来,鲁迅化悲痛为力量,投入几个月的时间,整理出瞿秋白60多万字的遗文,定名为《海上迷林》出版。他认为,这是对瞿秋白的最好的纪念。“倘其生存,见之当亦高兴,而今竟已归土,哀哉”。《海上迷林》作为鲁迅和瞿秋白的真挚友谊的见证,永载于中国的文化史册。因为,它是“对于先驱者的爱的火葬,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”。

人生得一知己已足矣。虽然鲁迅和瞿秋白都早已远去,但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,都会以此发现他们当年的风采和欣慰。

不一样。况且,“德用实进女,然已事朕左右,奈何”?

无奈之下,宋仁宗将二女子已“事朕左右”,生米煮成了熟饭,这种非常私密的话题,也堂皇摆在了桌面上。这在讲究礼法的时代,人们尚无法冲破一女不嫁二夫的观念。别说皇亲贵戚,即使升斗小民,也笃信“宁拆一座庙,不毁一桩亲”理念。何况,还要顾及皇家颜面。

可以肯定地说,王德用所“进”之女,应该颇得仁宗欢心。此时,王素之谏,就颇具功力。因为,有勇无谋则败;有谋无勇则露。无论哪一种结果,都将死无葬身之地。敢于甘当少数,而不去随波逐流,充当大多数中平庸一员,在王素是摸准了宋仁宗的脉。

纳之,有溺爱之嫌;退之,尤显仁君之明。溺乃奢,奢即靡。爱惜羽毛的宋仁宗,岂以女色害誉?由是,王素之谏,看上去是夺君所爱;实际上,谏“色”是假,凸显仁君风范是真。

原因在于,宋仁宗坐拥“三宫六院”,并不违规;近臣进美女“事

移送司法,众明星坐不住了。“他工罪以程艺天下无双,欲以动上意。”一个来说情,一个来着时评,一个个来洗地,一个个发微信。还有很多操作方式更隐秘,不发声,设饭圈;更有演艺协会类,搞文艺晚会,来转动“上意”,扭动法律。“会幸苑中,乐将作,遂旁设一虚坐,置琵琶于上。”虚座是罗明星之座,这座无人了,没谁来宫内翻书五十弦,领导啊,还得请罗程来哦。虚座不虚,虚座有话。

宣宗见了虚座,没说什么话,众明星坐不住了,赤膊上阵,不,直上圣上。“乐工等罗列上前,且拜且泣。”“蒙么子丧吧”,“罗程负陛下,万死不敢。然臣孽惜程艺天下第一,不得奉陛下,以是为恨。”这情景,诸位都很熟悉吧,娱乐圈人犯事了,娱乐圈人动起来了;王法人触法了,王法界人动起来了;媒体界人被立案,媒体人齐齐出动了。这情景与某官触律,到处有人来说话,无二致。

人才在,法还在吗?法律面前才才平等,天才与庸才当平等,人才与奴才当平等。

罗程这事,确有很多人来说话。其时,唐宣宗倒是脑壳清醒:“汝辈所惜者,罗程艺也。我所重者,高祖、太宗法也。”为犯事者说话,为违法者洗太平地,法律被洗了,说话不说法,说话以曲法。唐宣宗值得点赞,他虽宠爱明星,但他更看重法律。罗程再甚明星,再甚大咖,再甚网红流量巨鳄,犯了法也与庶民同罪,“卒不赦程。”

罗程这事,确有很多人来说话。其时,唐宣宗倒是脑壳清醒:“汝辈所惜者,罗程艺也。我所重者,高祖、太宗法也。”为犯事者说话,为违法者洗太平地,法律被洗了,说话不说法,说话以曲法。唐宣宗值得点赞,他虽宠爱明星,但他更看重法律。罗程再甚明星,再甚大咖,再甚网红流量巨鳄,犯了法也与庶民同罪,“卒不赦程。”

容地告诉夫人杨之华:“要见的都见到了,要说的话也说了。大先生和许广平身体都好,小海婴也很可爱。”

后来,鲁迅化悲痛为力量,投入几个月的时间,整理出瞿秋白60多万字的遗文,定名为《海上迷林》出版。他认为,这是对瞿秋白的最好的纪念。“倘其生存,见之当亦高兴,而今竟已归土,哀哉”。《海上迷林》作为鲁迅和瞿秋白的真挚友谊的见证,永载于中国的文化史册。因为,它是“对于先驱者的爱的火葬,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”。

人生得一知己已足矣。虽然鲁迅和瞿秋白都早已远去,但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,都会以此发现他们当年的风采和欣慰。

批清廉的官员腾出了位子。李膺的“廉威”之大,由此可见一斑。

做一个清官,不但自己不收礼,别人也不敢送礼;自己不以权谋私,别人也不敢借权营私;自己为政清廉,属下也不敢随意贪赃枉法。清官,人们尊敬他、爱戴他,也有人畏惧他,特别是那些心怀不轨的人更害怕他。作为一个清官,你的话令人敬畏,你的行为以身作则,一身正气,令坏人丧胆,这才足以正本清源、激浊扬清,营造出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。

朕左右”,也在祖制之内。宋仁宗不等王素再举女祸国典型,主动“帝动容,立命遣二女出”,成就王素谏“色”传奇。茹太素步王素后尘,轻信朱元璋“朕所以求直言,欲其切于情事”的话,直陈利弊,“才能之士,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,今所任率迂儒俗吏”!

结果,气得朱元璋“召太素面话,杖于朝”。就是说,在朝堂之上,打了茹太素的屁股!《明史》将茹太素“杖于朝”,归“陈事务累万言”,受风马牛不相及。

长于制造“少数”震慑“多数”的李世民,担心“吏多受赂,密使左右试赂之”。上当者“上欲杀之”。裴矩力谏,“陛下使人遗之而受,乃陷人于法”,既与圣人“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”相违,亦与圣上“以至诚治天下”相悖。

裴矩曾为隋场帝念过不少喜歌。如今,以一人对满朝文武,绝对少数对多数。司马光说,“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,非其性之有变也”,以少数之北辙,收多数之南辕。“君恶闻其过,则忠化为佞;君乐闻直言,则佞化为忠”。

移送司法,众明星坐不住了。“他工罪以程艺天下无双,欲以动上意。”一个来说情,一个来着时评,一个个来洗地,一个个发微信。还有很多操作方式更隐秘,不发声,设饭圈;更有演艺协会类,搞文艺晚会,来转动“上意”,扭动法律。“会幸苑中,乐将作,遂旁设一虚坐,置琵琶于上。”虚座是罗明星之座,这座无人了,没谁来宫内翻书五十弦,领导啊,还得请罗程来哦。虚座不虚,虚座有话。

宣宗见了虚座,没说什么话,众明星坐不住了,赤膊上阵,不,直上圣上。“乐工等罗列上前,且拜且泣。”“蒙么子丧吧”,“罗程负陛下,万死不敢。然臣孽惜程艺天下第一,不得奉陛下,以是为恨。”这情景,诸位都很熟悉吧,娱乐圈人犯事了,娱乐圈人动起来了;王法人触法了,王法界人动起来了;媒体界人被立案,媒体人齐齐出动了。这情景与某官触律,到处有人来说话,无二致。

人才在,法还在吗?法律面前才才平等,天才与庸才当平等,人才与奴才当平等。

罗程这事,确有很多人来说话。其时,唐宣宗倒是脑壳清醒:“汝辈所惜者,罗程艺也。我所重者,高祖、太宗法也。”为犯事者说话,为违法者洗太平地,法律被洗了,说话不说法,说话以曲法。唐宣宗值得点赞,他虽宠爱明星,但他更看重法律。罗程再甚明星,再甚大咖,再甚网红流量巨鳄,犯了法也与庶民同罪,“卒不赦程。”

罗程这事,确有很多人来说话。其时,唐宣宗倒是脑壳清醒:“汝辈所惜者,罗程艺也。我所重者,高祖、太宗法也。”为犯事者说话,为违法者洗太平地,法律被洗了,说话不说法,说话以曲法。唐宣宗值得点赞,他虽宠爱明星,但他更看重法律。罗程再甚明星,再甚大咖,再甚网红流量巨鳄,犯了法也与庶民同罪,“卒不赦程。”



据《北京晚报》报道,在网购平台上,不少商家售卖一种号称可以治疗糖尿病的特效穴位药贴。小小一枚贴在足底或肚脐处,100%降糖,挑战空腹5.0,1盒就能4.0……可“根除糖尿病”。但事实上,这些药贴多来路不明,粗制滥造,药效更无从谈起。在网购平台上,“神贴家族”不止降糖贴,治打呼噜、耳鸣、胃病、老寒腿等,统统都可“贴”到病除。

短评:无疗效的所谓神贴何以有市场?关键在两点。一是骗子利用了患者有病乱投医的心理,根治、廉价、操作方便、无痛苦等噱头陷阱都是为患者量身定制的,具有很强的欺骗性。二是执法部门和网购平台监管不力,使其兴风浪有了空间。篱笆扎得紧,野狗钻不进。患者提高科学意识,网购平台尽到审核管理责任,执法部门严管重罚,网上的假药神贴才会绝迹。网上不是法外之地。对网购平台上的假药神贴,网民要积极举报,执法部门要依法严厉打击。人人喊打,除恶务尽。

近日,上海高级人民法院与多家保险公司发布《关于建立被执行人人身保险产品财产利益协助执行机制的会议纪要》,明确了人身保险属于可强制执行责任资产。

短评:有些保险推销员,在推销保险时,大肆忽悠保险的所谓避债功能。其实,我国法律从来没有规定债务人将资金转移为保险产品,债权人就不能追偿,司法机关就不能执行。欠债还钱,于理,天经地义。于法,有明确规定。上海高院与多家保险公司建立的执行协助机制,就是要更好地把老赖从保险的所谓避债“避风港”中揪出来。老赖,欠债就还钱吧,保险的马甲救不了你!

日前,安徽涡阳一社区干部在微信群中发布《通知》,要求村组干部引导群众在安全满意度电话调查中作“满意”等正面回答,按要求回答的群众凭电话录音可获得100元-300元奖励。《通知》还特别提醒,各镇街在开展工作时一定要采取会议、广播、面对面等口头相传方式进行宣传,切忌通过微信群或文字方式传达上述工作部署,以免授人以柄,造成不良负面反应。有居民认为,该《通知》是在鼓励造假。涡阳县委宣传部一名工作人员称,将马上对此进行调查。

短评:工作干得好不好,群众的眼睛自然是雪亮的。为什么害怕群众讲真话呢?花钱向群众买好评,这是相信群众,还是惧怕群众,愚弄群众,侮辱群众?明人不做暗事。向群众买好评,为什么不正大光明地干,要以口头相传的方式进行?说明自己知道这种勾当见不得人,所以要偷偷摸摸地干。看来如此弄虚作假,完全是明知故犯。这种欺上瞒下的干部,你身边有吗?这种人还配做人民公仆吗?

据《上观新闻》报道,近日,四川泸州龙马潭区某小区楼上掉下一枚烟头砸中一辆婴儿车,还未熄灭的烟头将正好路过的婴儿车烧破一个洞,所幸车内几个月的孩子没有受伤。由于事后无人承认,民警硬核喊话:“查每个业主的DNA找出肇事者”。两天后,事发小区一男子到公安部门自首,经过审讯和DNA比对,该男子就是扔烟头本人。经过诚恳道歉,该男子已获得当事人谅解。

短评:从楼上扔烟头的男子,脑中就没高空抛物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意识,事后又不主动承认。这在过去,会被当作民事案件。找不到责任人,就由楼上所有住户平均承担责任。然而,今年3月生效的《刑法修正案(十一)》,已规定了高空抛物罪。所以,从楼上扔烟头者面临着刑事侦查与指控,知晓利害后,感受到了压力,才选择自首。如公安机关不做出查验DNA的决定,扔烟头者会自首吗?看来,要打击高空抛物行为,非动真格不行!那些有从楼上乱扔东西的缺德者要注意了,你再乱扔,没准儿会把自己扔进监狱!

12月6日,湖南工商大学7名学生因见到校领导和老师没打招呼,被通报批评。面对网友质疑,校方表示正在开展“大学生文明素养教育”活动,传播者和受众的理解有误。可是,见到领导要问好,不问就是不文明。

短评:尊师敬长,是一种礼貌。这种礼貌,应是一种修养,是谦虚恭敬由内而外的自然流露,不是刚性的制度、严厉的处罚所能带来的,而应是长期培养教育的结果。学生见到领导、老师没有主动打招呼,只能说明礼貌培养教育还需要进一步加强,但是,用通报批评的方法显然是不合适的,因为这样做不是以理服人,而是以权压人。另外,见到领导、老师是否问好,与文明无关。文明是文明,礼貌是礼貌,不可混为一谈。文明指的是文化,礼貌指的是言谈动作谦虚恭敬的表现。称学生不向领导和老师打招呼就是不文明者,应该自己先搞懂什么是文明。

世相

明星犯法与庶民同罪

刘诚龙

五千年变局,翻身谁把歌唱?一位哥们抢答:农奴。扣十分。抢答的多是乱答的,不过脑子嘛。我这里素来没标准答案,却有精准答案:古之伶人,今之某些演员也,雅称明星,俗称戏子者。《左传》里,“晋侯见罗仪,问其族,对曰‘冷人也。’罗仪便是唱歌跳舞的。晋侯问他家世何出身,罗曰是冷人。冷者,冷门也,冷官也,冷板凳也。冷通伶,冷人即伶人。

清明元以上,上溯宋唐晋汉秦,一路溯去,溯到春秋战国与西周,伶人唱都是在唱歌,却是没人把他身来翻,只把他身来压。一官二吏,三僧四道,五医六工,七猎八娼,九儒十丐。别以为阶层都是这么固化的,比如其中阶层,多是一士,士工农商,士为民首。沦落九儒,一者是有个短暂时,二者也是儒者既会离群,也会牢骚,反正是会骚。真个阶层固化了千年是伶人,倒一直居贱籍。明清那会,农民子弟都可参加科举。龙生龙,凤生凤,伶人生子打地洞。戏子本人及后代不得进考场。

凡事皆有例外,赵飞燕能在掌上起舞,便可春从春游夜专夜。杨贵妃能舞破霓裳,也就三千宠爱集一身。莫说只有女明星,男明星也是一朝选进君王侧的。唐宣宗那会,有个叫罗程的,舞蹈不跳得好,不晓得;歌唱得好不好,也不知道,琵琶是弹得君王听不住的,“乐工罗程者,善弹琵琶,为第一,

